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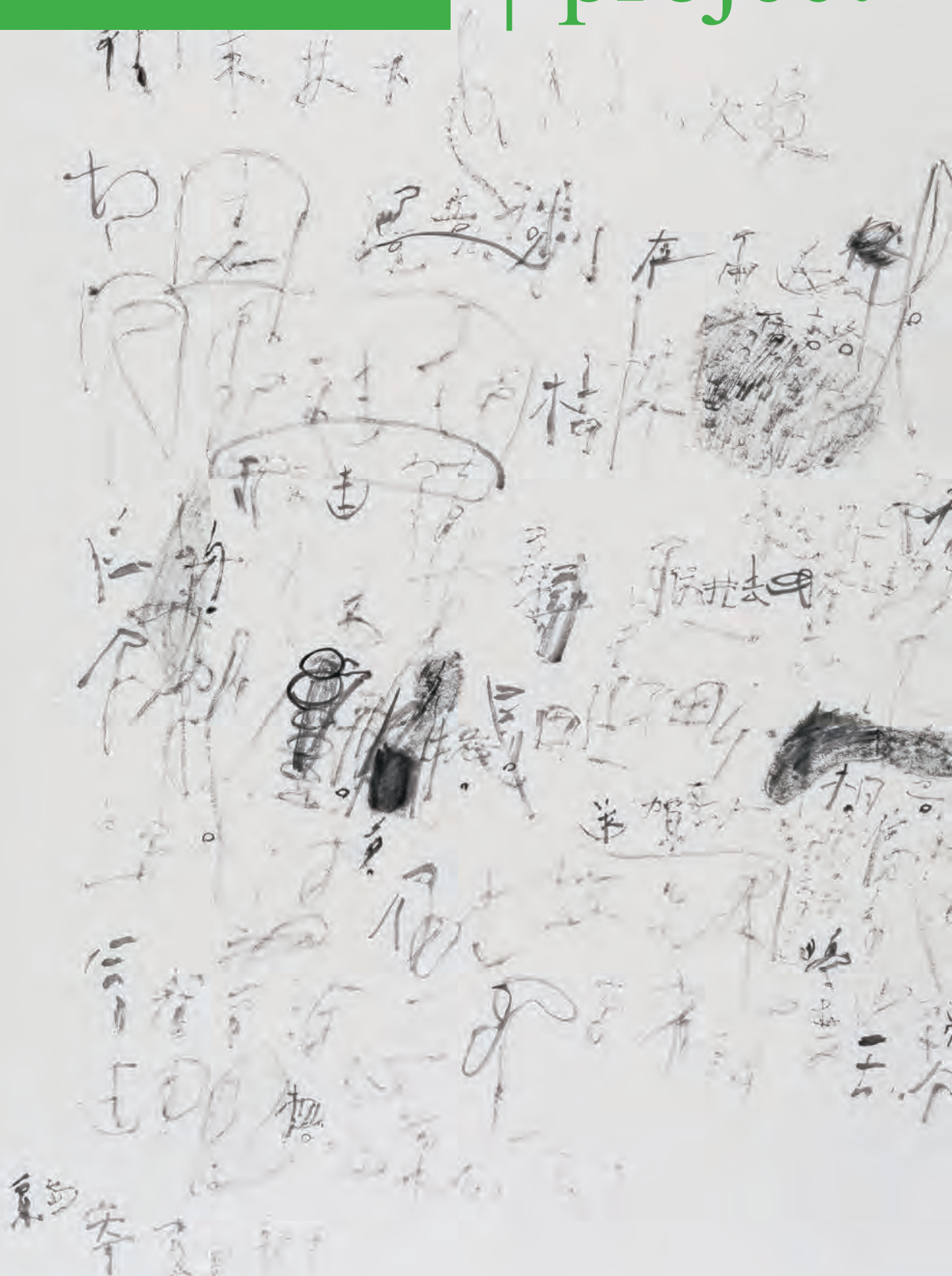
# 當代藝術新聞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NEWS

c@ns  
project

2017.01 No.144

NT/160 US/10 RMB/50 HK/55 JPY/1,100 SGD/12 KOW/10,000 GBP/6 EURO/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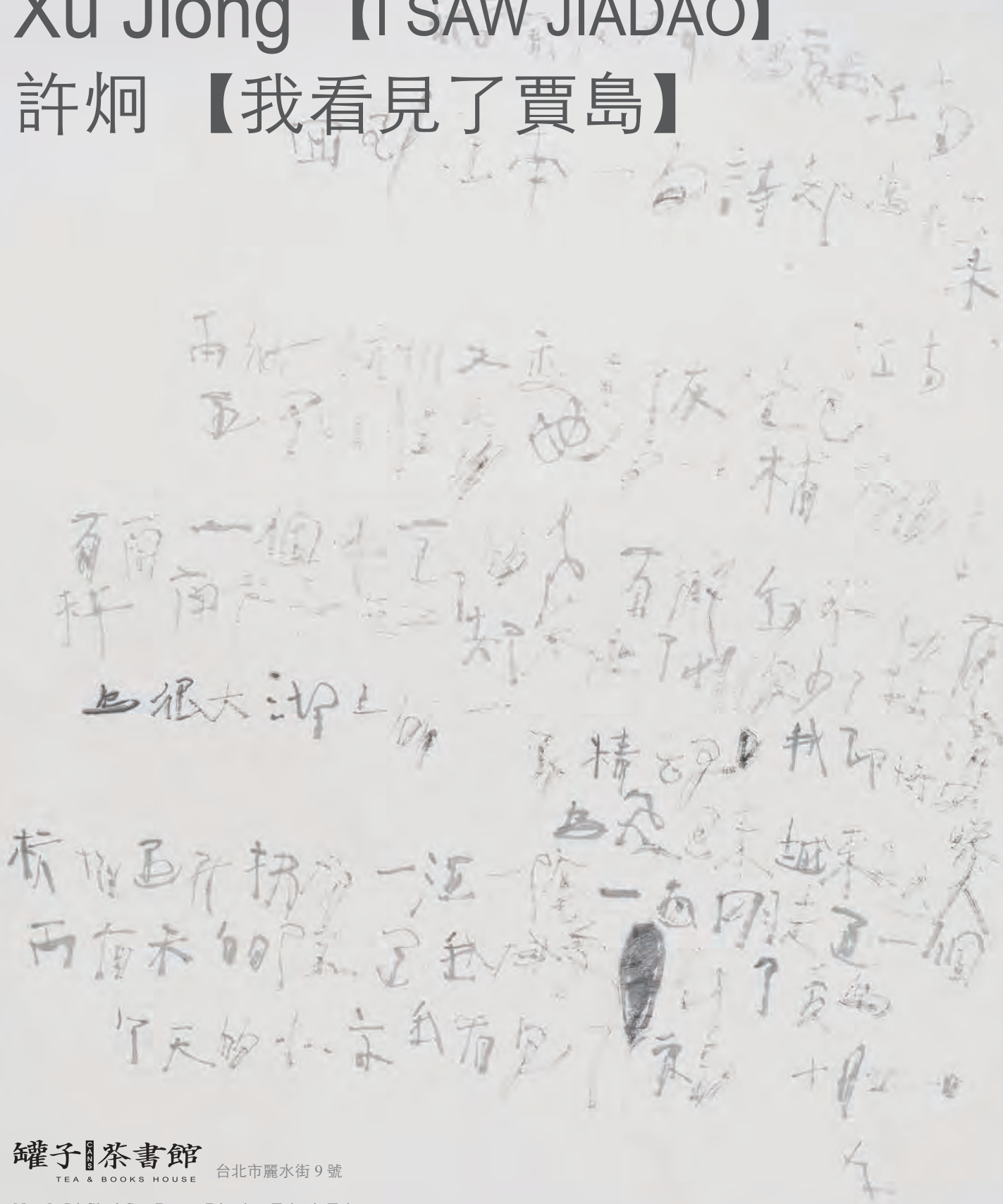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 菊 / 蘭三屏 紙本水墨 145x220cm x3 2016  
Xu Jiong Mum and Orchids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45x220cm x3 2016

展期：2017.2.18-3.18

開幕茶會：2017.2.18 pm3:30

# Xu Jiong 【I SAW JIADAO】

##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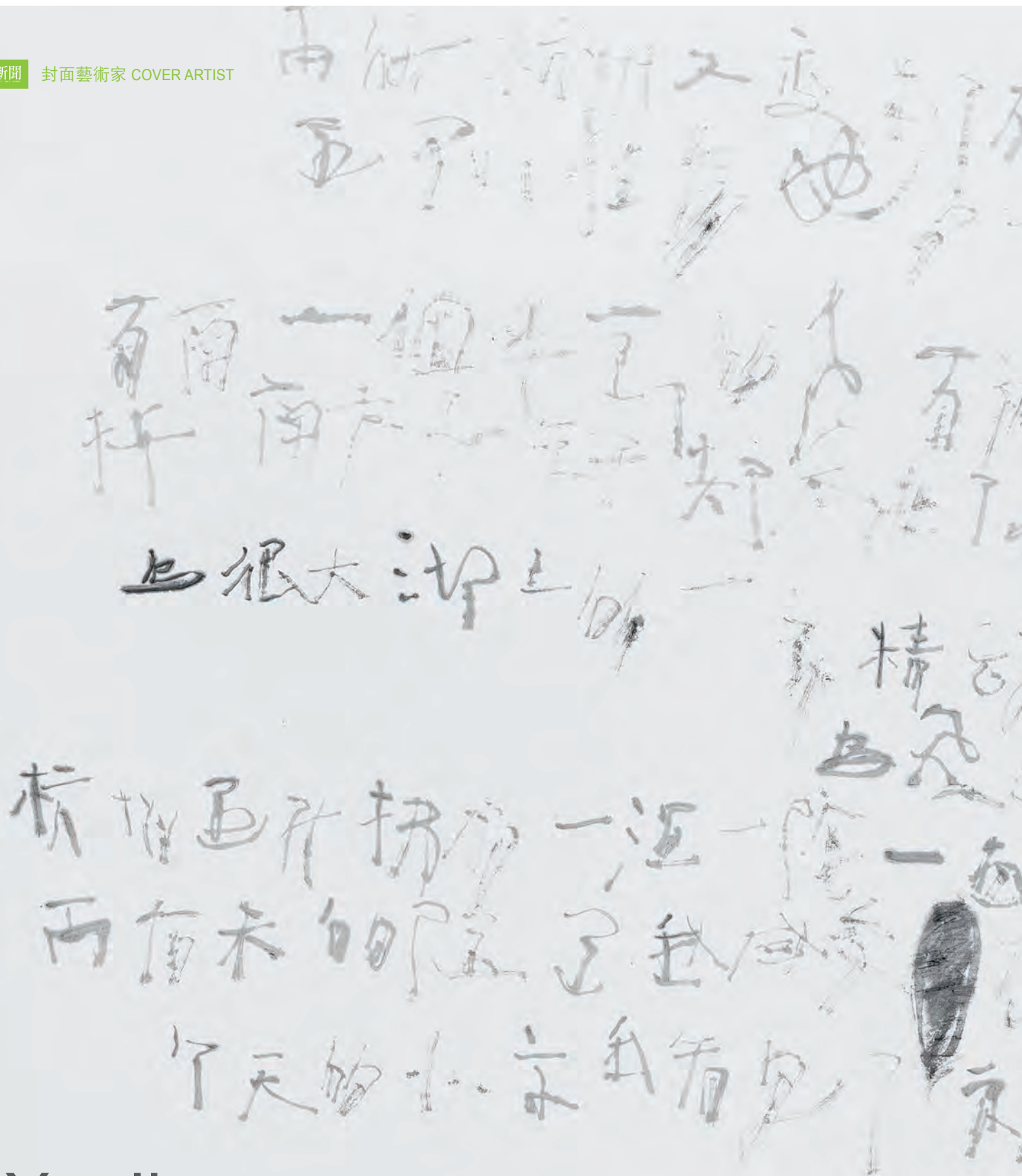
罐子茶書館  
TEA & BOOKS HOUSE 台北市麗水街9號

No. 9, Li Shui St., Da-an District, Taipei, Taiwan

Tel:886-2-2321-6680 Fax:886-2-2321-7090

[www.facebook.com/CANSBOOKSHOP](http://www.facebook.com/CANSBOOKSHOP)

[ecans.com](http://ecan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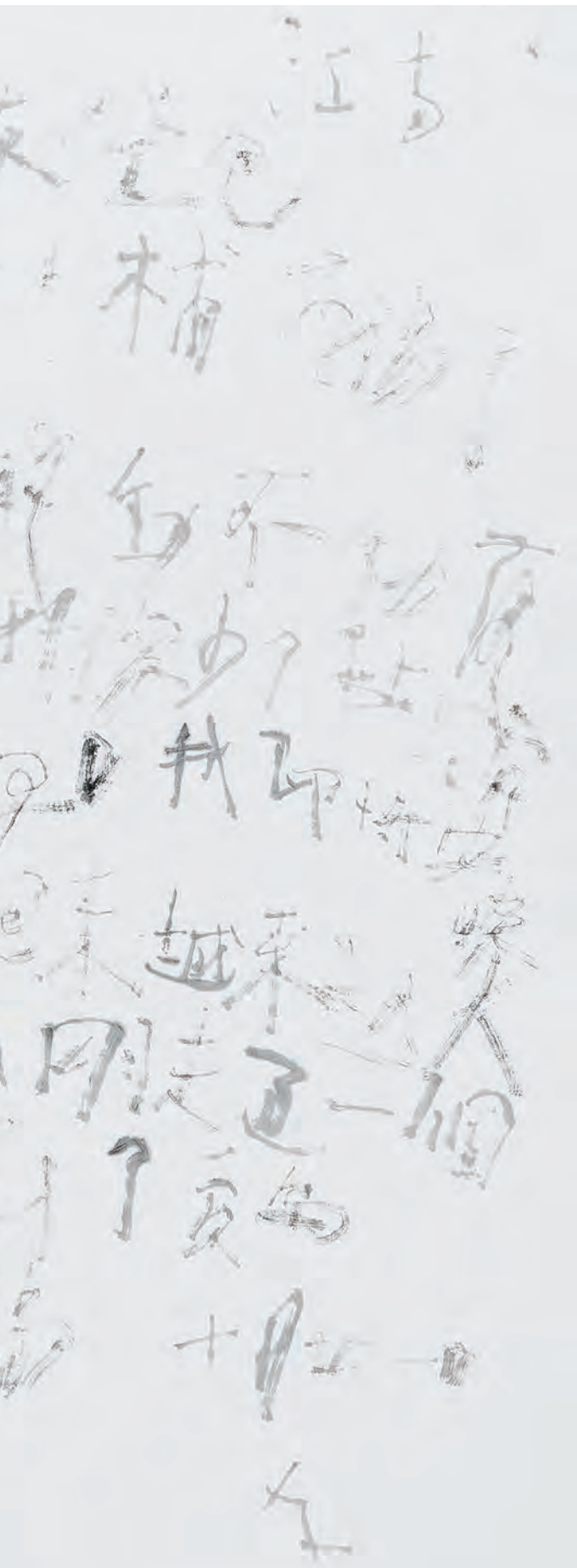


# Xu Jiong 【I SAW JIADAO】

##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

賈島字閔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豔。雖行坐寢食，吟詠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聯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系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島尤肆侮慢，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特授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終。

——太平廣記



罐子茶書館

TEA & BOOKS HOUSE

台北市麗水街9號

No. 9, Li Shui St., Da-an District, Taipei, Taiwan

Tel: 886-2-2321-6680 Fax: 886-2-2321-7090

[www.facebook.com/CANSBOOKSHOP](http://www.facebook.com/CANSBOOKSHOP)

[ecans.com](http://ecans.com)



## 賈島 (779 ~ 843年)

字閬 (讀浪) 仙，人稱詩奴，又名瘦島，唐代詩人。

他是個半俗半僧的詩人，文場失意後，便去當和尚，法號無本。無本者，即無根無蒂、空虛寂滅之謂也。

與韓愈相識後，執弟子之禮；在韓愈勸說下，還俗應舉，中了進士。為僧難免思俗、入俗難棄禪心。俗味很濃、僧味也不淡。賈島正是在這雙重性下度過自己的一生。

其詩精於雕琢，喜寫荒涼、枯寂之境，多淒苦情味，自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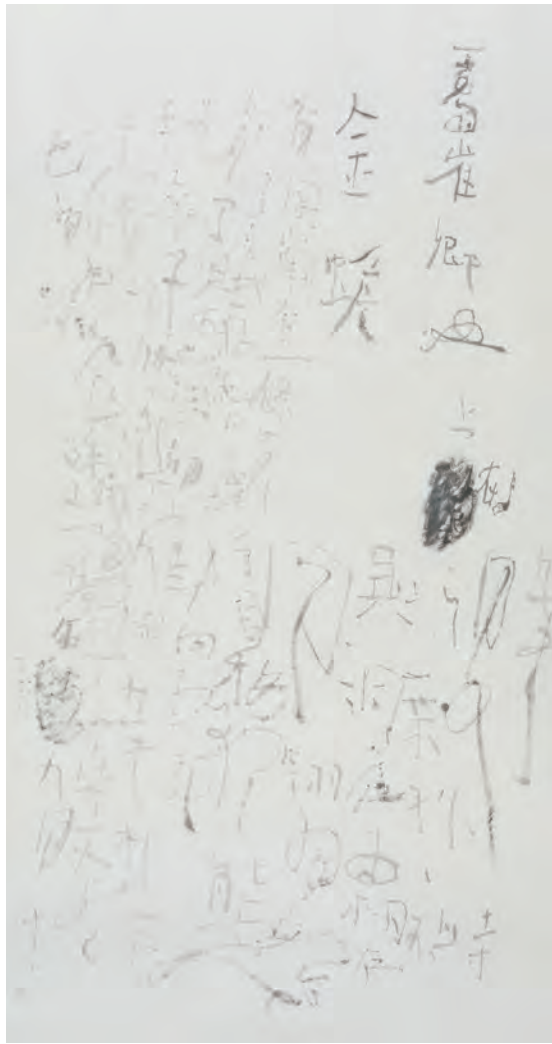
下第隻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

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

此《下第》一首詩沉重地抒寫了賈島自己落第後的痛苦心情。其一生很不得志，孤貧潦倒，宦途極艱，他的詩作也以描寫孤峭幽靜的境界為主。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一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 Saw Jia Dao-1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二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 Saw Jia Dao-2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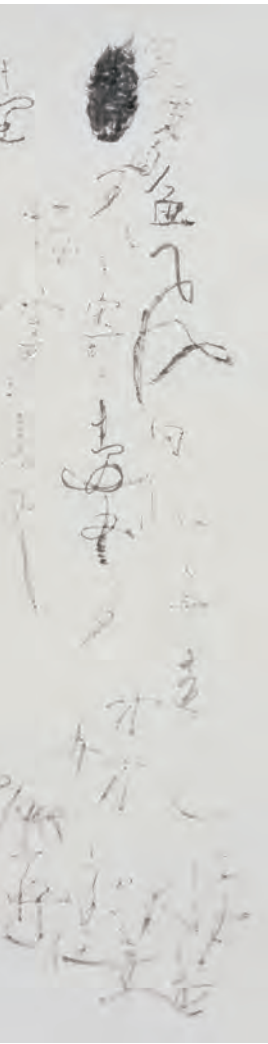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三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 Saw Jia Dao-3

《登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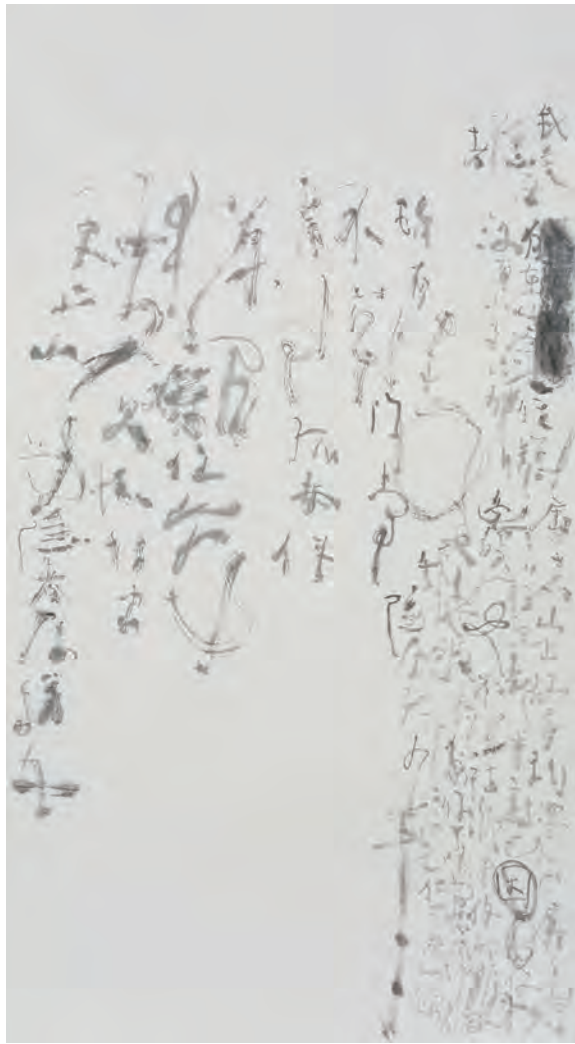
秋日登高望，涼風吹海初。  
 山川明已久，河漢沒無餘。  
 遠近涯寥曠，高低中太虛。  
 賦因王閣筆，思比謝遊疏。

《崔卿池上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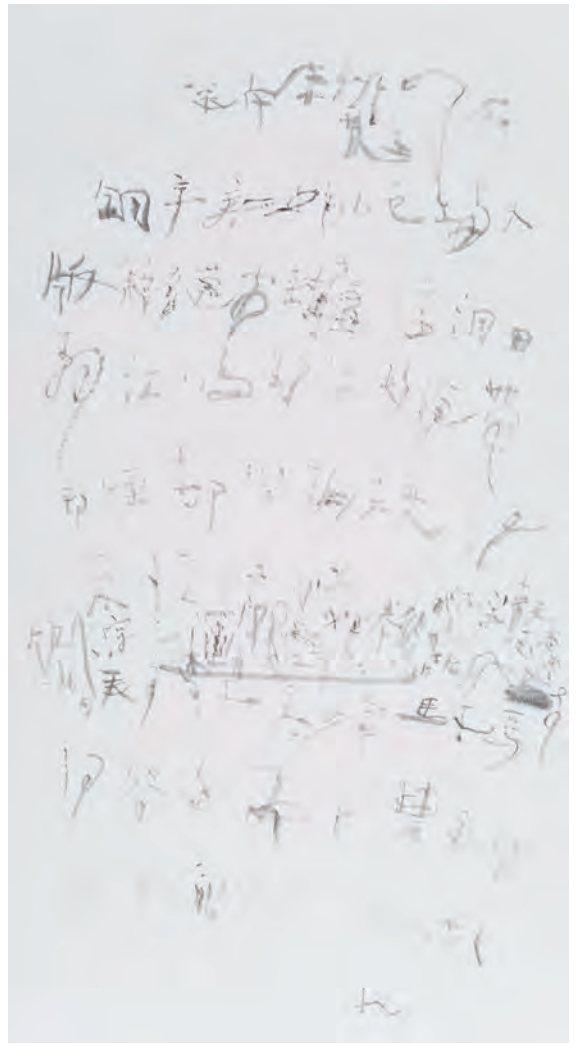
月中時叫葉紛紛，不異洞庭霜夜聞。  
 翎羽如今從放長，猶能飛起向孤雲。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四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 Saw Jia Dao-4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五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 Saw Jia Dao-5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送南康姚明府》

銅章美少年，小邑在南天。  
版籍多遷客，封疆接洞田。  
靜江鳴野鼓，發纜帶村煙。  
卻笑陶元亮，何須憶醉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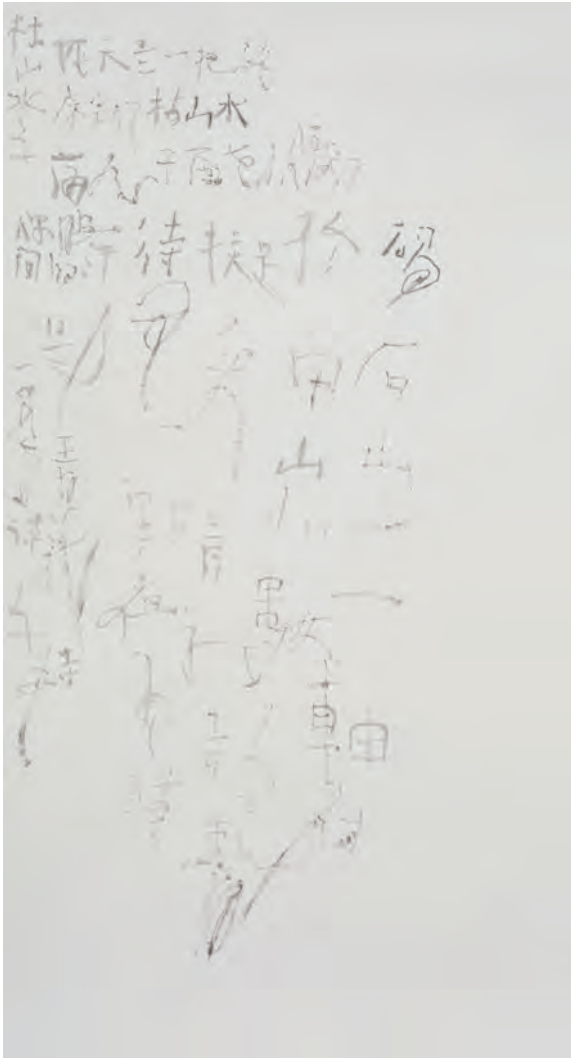
《題隱者居》

雖有柴門常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  
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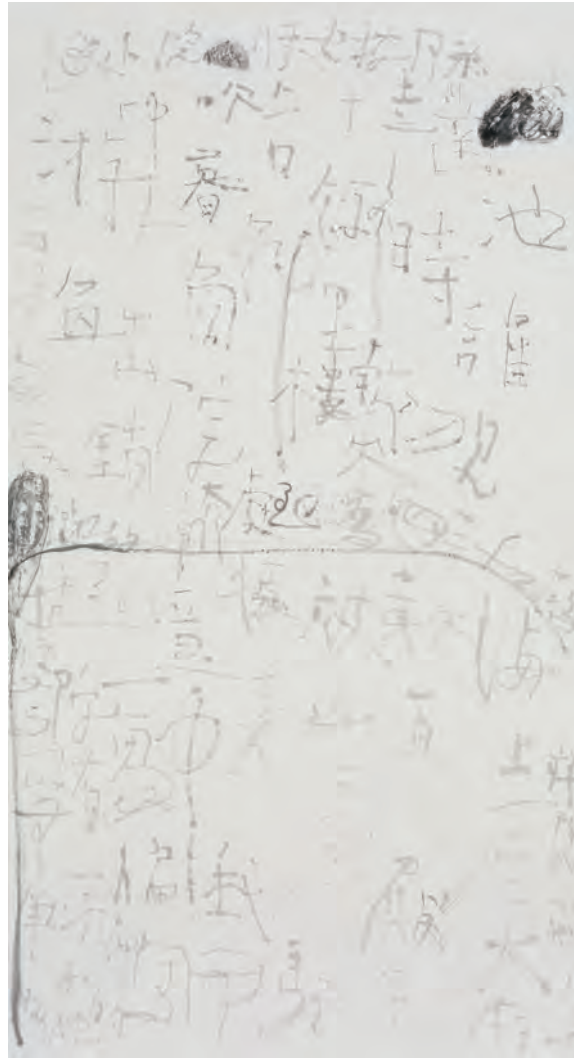
《寄遠》（節選）

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遠書。  
不惜寄遠書，故人今在無。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六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 Saw Jia Dao-6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七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 Saw Jia Dao-7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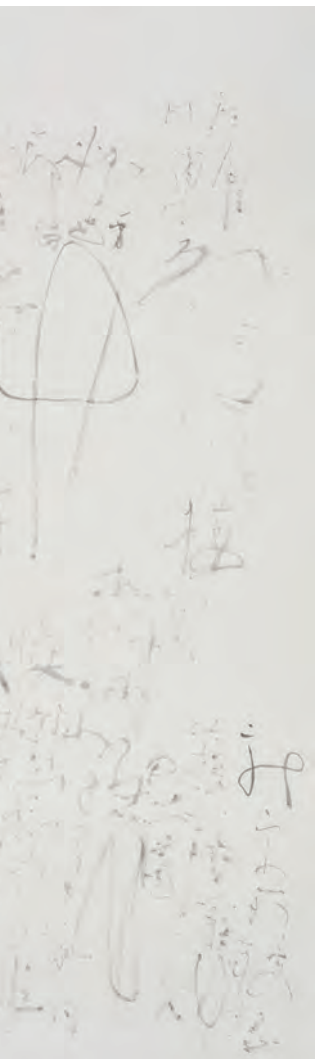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八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 Saw Jia Dao-8

《滕校書使院小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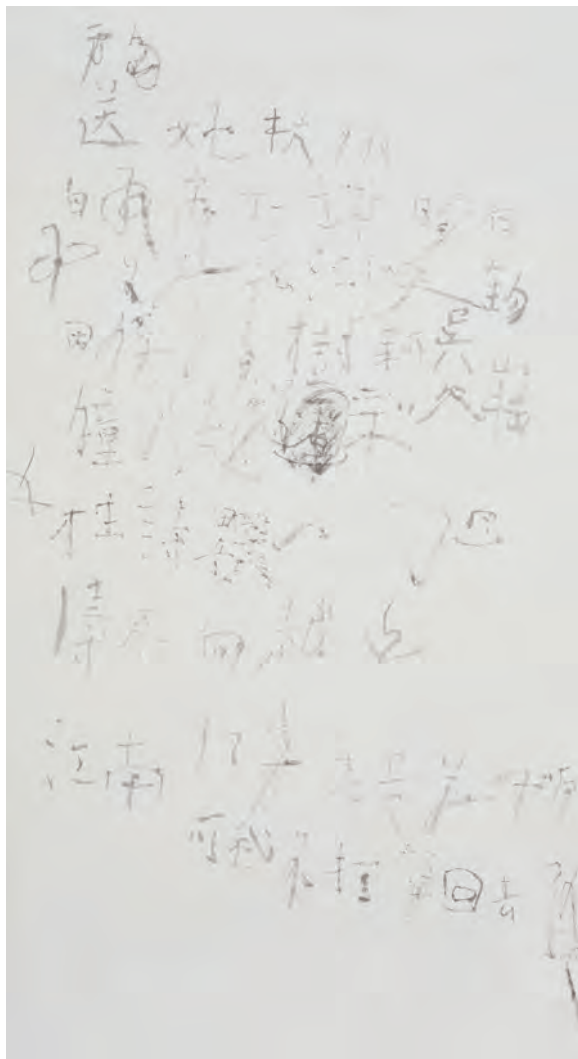
小池誰見鑿時初，走水南來十里餘。  
 樓上日斜吹暮角，院中人出鎖游魚。

《題青龍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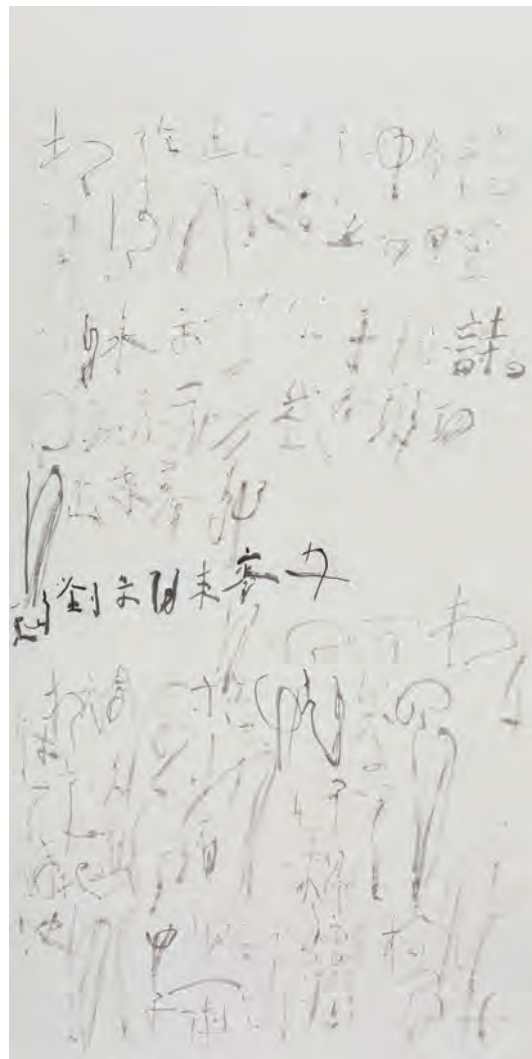
碣石山人一軸詩，終南山北數人知。  
 擬看青龍寺裡月，待無一點夜雲時。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九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9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許炯 我看見了賈島之十 紙本水墨 85x150cm 2016  
Xu Jiong I Saw Jia Dao-10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6

《劉景陽東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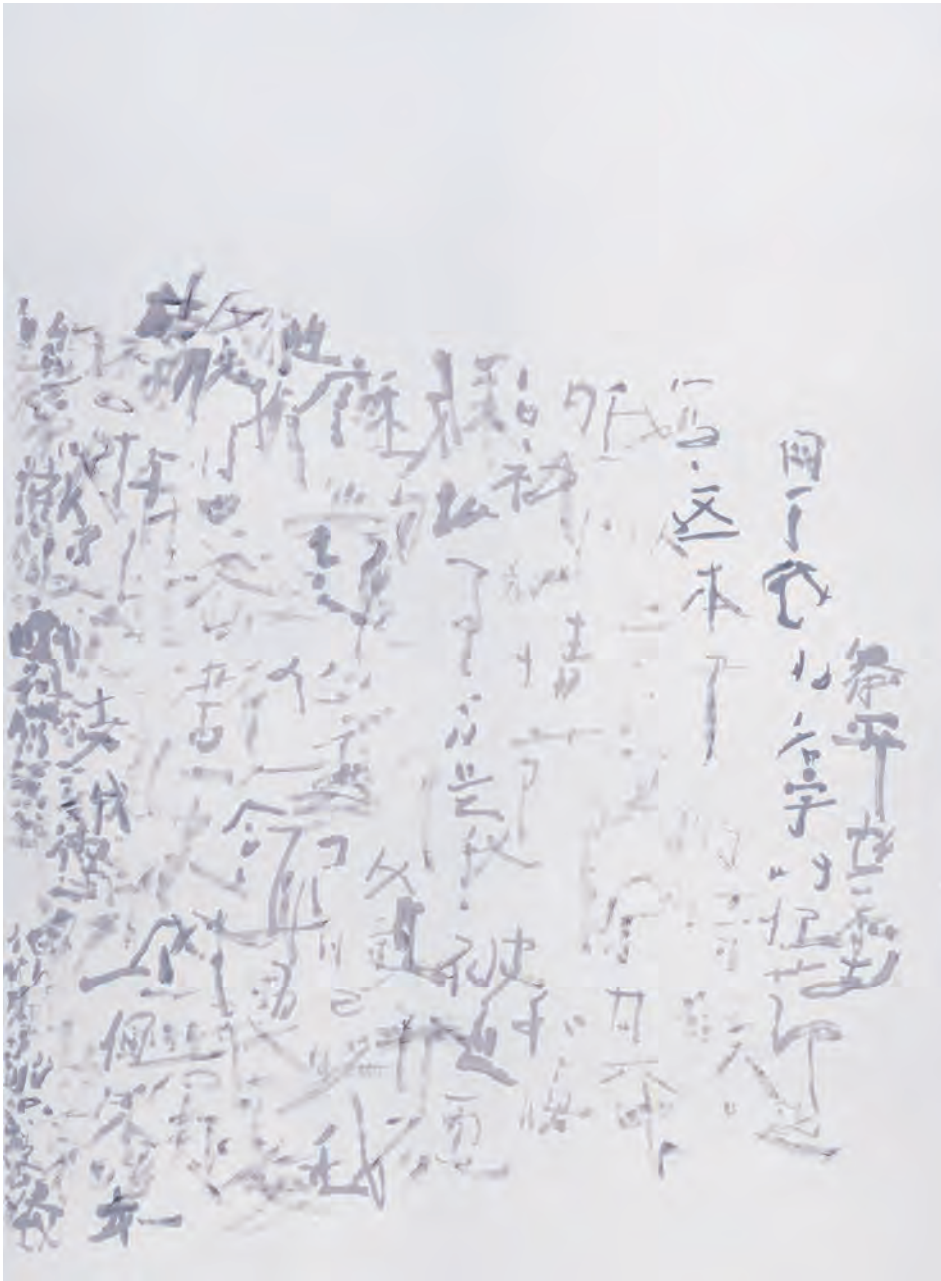
松陰連竹影，中有蕪苔井。  
清風此地多，白日空自永。  
景陽公乾孫，詩句得真景。  
勸我不須歸，月出東齋靜。

《送姚杭州》

白雲峰下城，日夕白雲生。  
人老江波釣，田侵海樹耕。  
吳山鐘入越，蓮葉吹搖旌。  
詩異石門思，濤來向越迎。

《竹》

籬外清陰接藥欄，曉風交戛碧琅玕。  
子猷沒後知音少，粉節霜筠漫歲寒。



## 三十三

文 / 許炯 圖 / 許炯

四月十二日 春天的北方 雨從花瓣中滴下 我興高采烈的煩躁著 亦如 春天的南方 雨在花瓣中流淌 從吃大白兔奶糖的時候 從看青銅時代的時候 從某些地方開始長毛的時候 從原來喜歡一樣的時候 從來北方的時候 從回南方的時候

四月十六日 山中

四月二十八日 一幅河州 之後是遠方 再遠是大海 人心 自己 最遠是你

五月三日 你第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感覺 覺得這一生就開始了

五月七日 五月的花園在怒放 魚在笑 鳥在忙著交配 唯獨室內尚有一點清冷 我下意識摸了下自己的腰 是涼的



許炯 紅 紙本水墨 85x110cm x3 2015-2016  
Xu Jiong My name is red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150cm 2015-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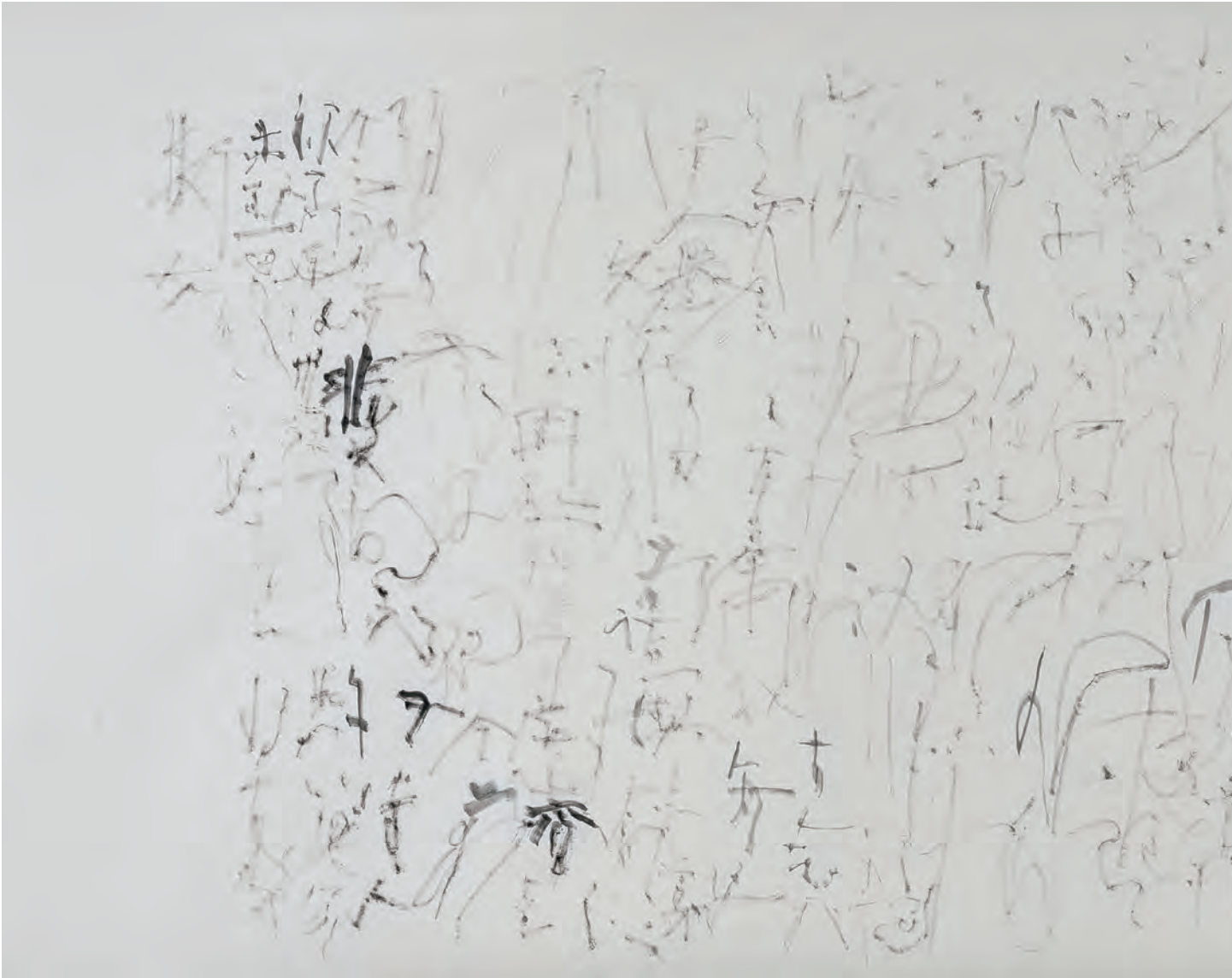
五月九日 總能想出特別棒的修辭 卻不知道為什麼最後都沒有用

五月十七日 南方家裡的蘭草都開了

六月二日 高中畫過一段時間的限制級四格小漫畫 那時候對飄著荷爾蒙的胴體最大的落實即是如此 當然那時也讀書 到現在三分之二的書都是那時讀完的 讀很多很雜很快 所以在精神無比充實的年代造就了我與他人保持距離的性格 也造就了我基本可以飄浮的生活 知道了太多該知道和不該知道的東西 以致於我從剛成年本可以繼承一些事情的時候就想毀掉一些東西 後來談了一段馬拉松的愛情 現在還繼續著 大概到第七年的時候才瞭解自己的閱讀量和知識儲備有多麼豐富 卻沒有實際作用 我倘若是個不學無術的善良的傻逼 也不妨礙我真切熱烈的愛一個人 可惜我不是 在接下去的幾年裡 我終於變得越來越不像一個天秤座 很多方面的平衡需要我打破 我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這和我高中時期想要毀掉一些東西的初衷竟然吻合了 於是我繼續畫起了限制級的畫 這次不像當年那麼充實和自我 我有了彷徨 恐懼 也有了無奈 憐憫 當然少不了滿足和快感 終於我想要的真實 想要繼續生活下去 僅此而已

七月三日 七月欲山行 長空試雛鷹 十年冰川水 一半作雲鯨

七月三日 其實誰不想禪宗的詩意的活著 原來直面人生是這個意思



許炯 蘭亭 丙申/九廿五 紙本水墨 145x365cm 2016  
Xu Jiong I forgot LanTing 2016/10/25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45x365cm 2016

七月七日 看似沒有交集的人往往摩肩接踵的行且 關係很近的人又避免不了隔著人海的寂寞相望甚至相忘

七月十四日 我覺得北方是青色的 各種青 南方是黛色的 臺灣也是 但香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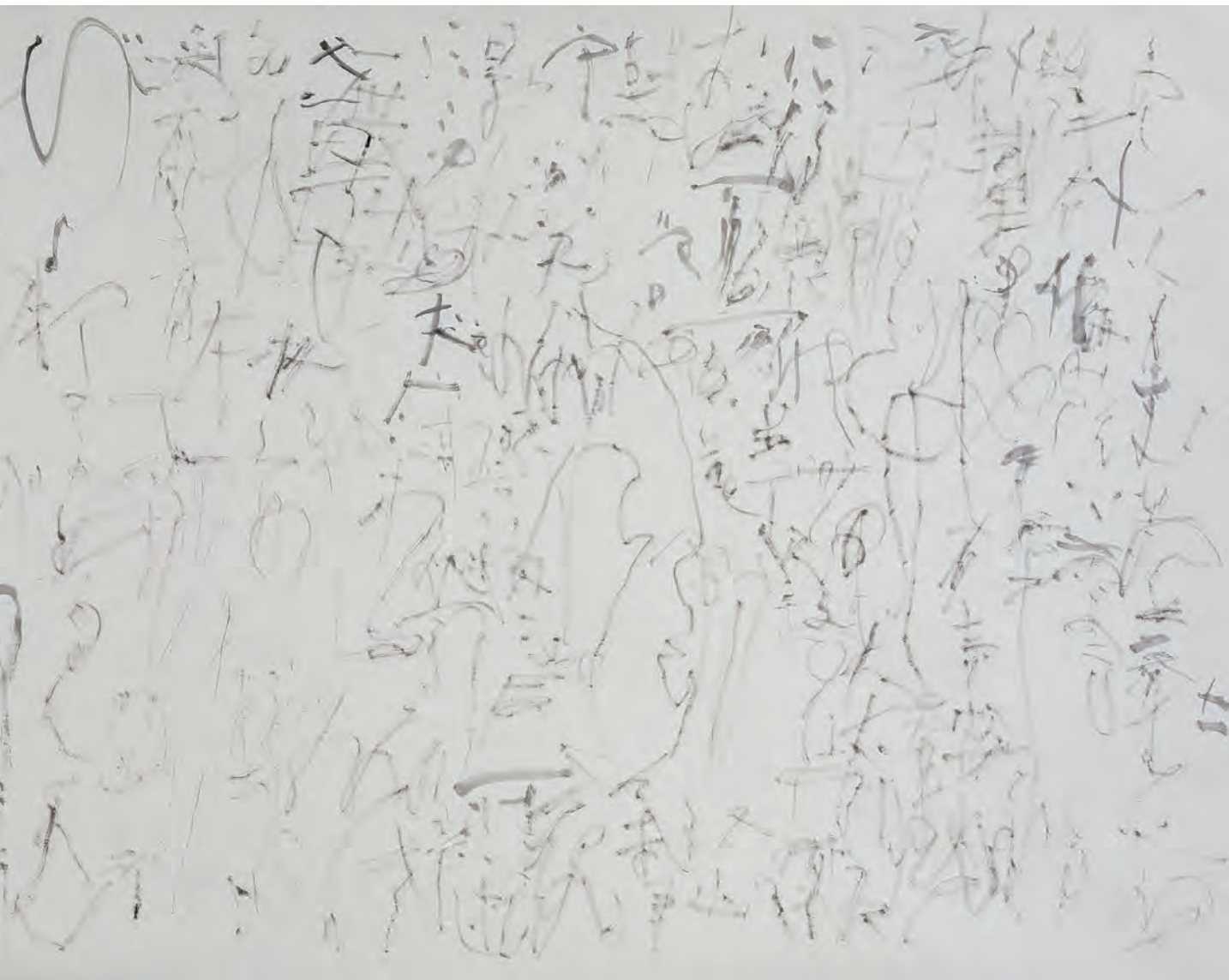
七月十五日 風骨是形容中用作褒獎之最 但風骨又極脆弱 所以我經常拿來表揚自己

七月二十四日 知音難覓 因為知音本來就是一種隱私

八月二十三日 繁星抖著一把煙火的尾聲 月亮躲在東邊的松間 風就涼了山 踩著苔蘚 看著臺北 是一把煙火尾聲的倒影

九月十四日 住在山上或住到廟裡 山上沒有蝴蝶泉 廟裡也沒有北朝的佛像 所以住都市吧 你身邊的人也不想結識你 你的朋友也來往不多 你可以很自豪的說我什麼都不是 但我是一位隱居者

九月十八日 今天晚上的雲超過了五十種顏色



九月二十七日 秋高氣爽 又可以寫賈島了

十月一日 感謝父母在很年輕的時候生下我 以至於今天我三十三歲了 還是感覺爸媽是年輕的 好像可以和他們一起變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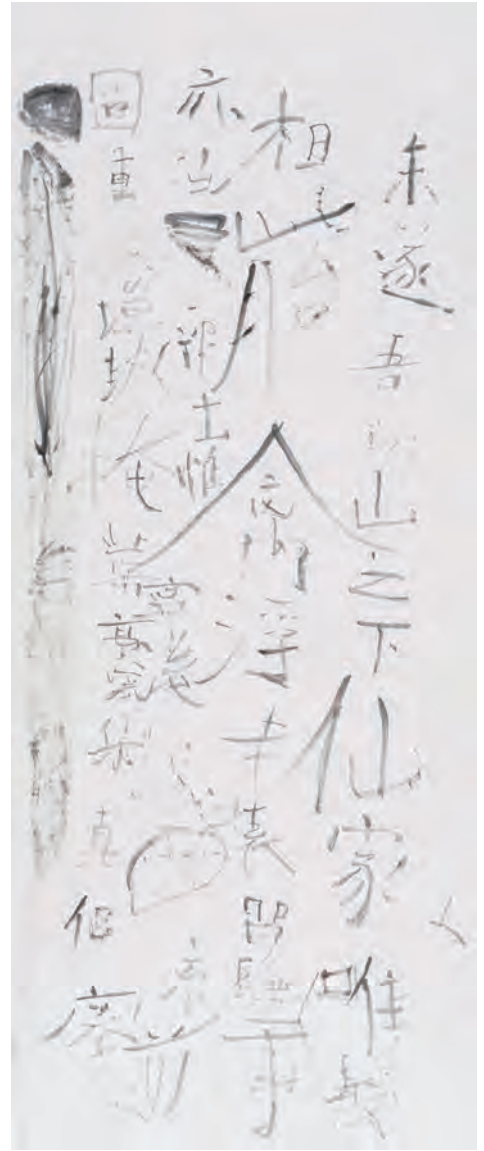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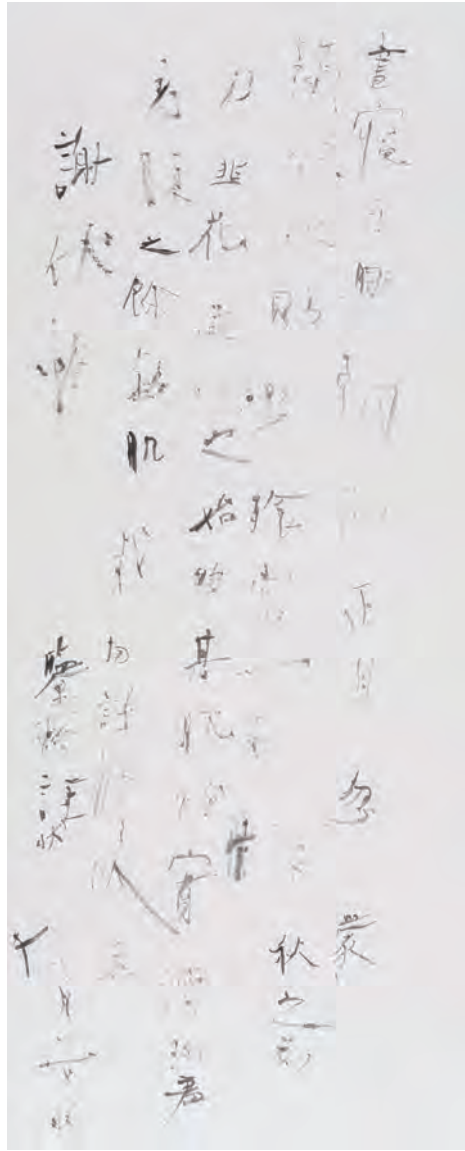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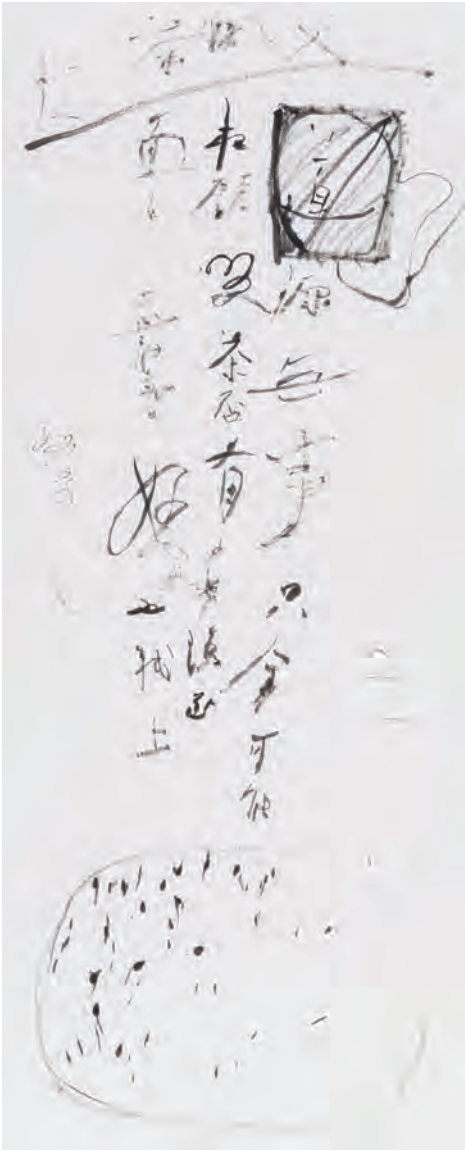
十月一日 杭州還能拂扇 一濕一陰一熱 剛走過一個兩百公尺的隧道 感受到了賈島

十月九日 回到江南一句詩都寫不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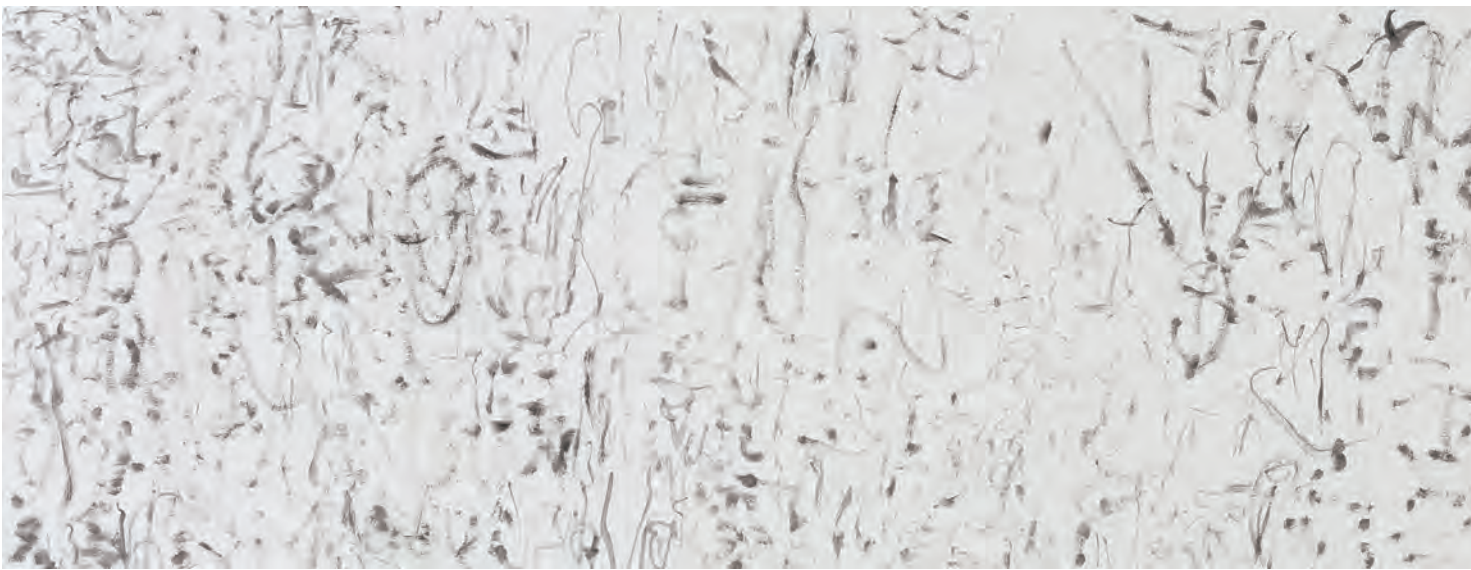
十月十四日 今日北京 我看見了賈島

十月三十一日 原來到一座陌生的都市和尋一處深山的寺廟是一回事

十一月二十日 一個臺北人看到說這是他的生活 一個日本人說這個是他的生活 一個北京人也說這個是他的生活 原來生活是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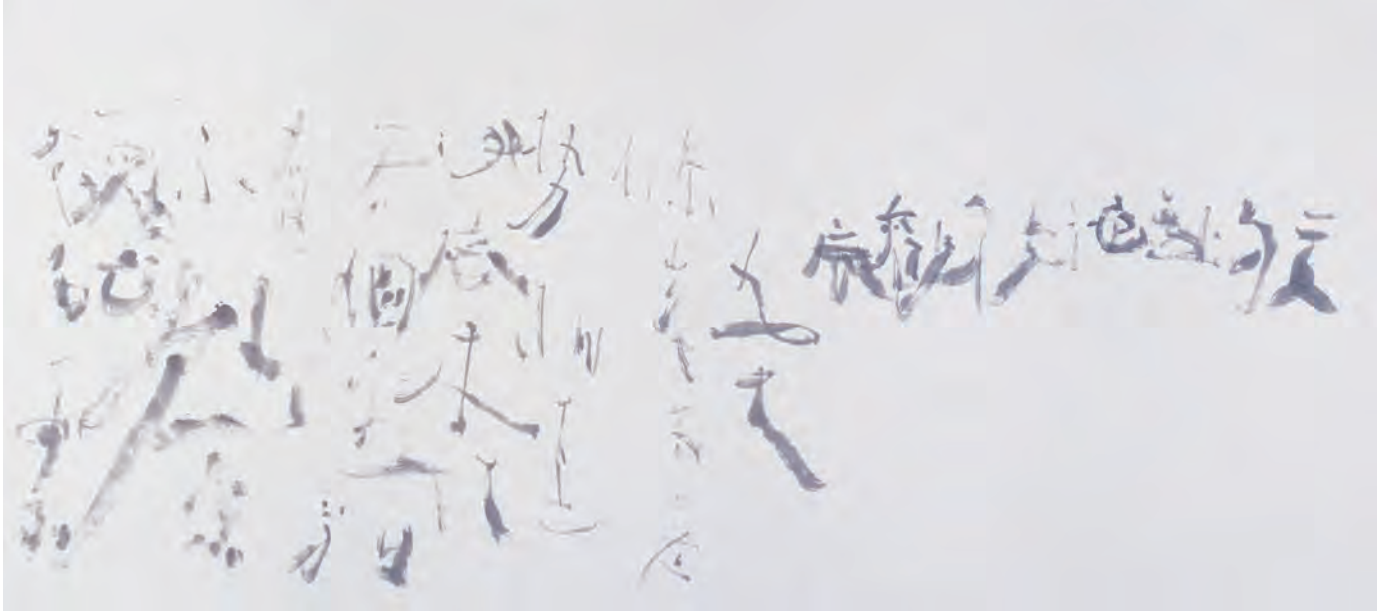
許炯 學即 伯遠 / 裴將軍 / 楊淮表記 / 瘞鶴銘 / 韭花 / 啜茶 六屏 紙本水墨 85x200cmx6 2016  
 Xu Jiong Three decades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85x200cm x6 2016



許炯 蘭亭 紙本水墨 68x240cm 2016  
 Xu Jiong LanTing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68x240cm 2016







許炯 鹽池院觀鹿 紙本水墨 38x84cm 2016  
Xu Jiong Viewing deer in yanchiyuan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38x84cm 2016

## 賈島，見不見；無所謂。 見不見；許炯，則有所謂。

文 / 鄭乃銘

許炯，有一雙敏感的眼睛。

即便是你不說任何，他總也能讀出個什麼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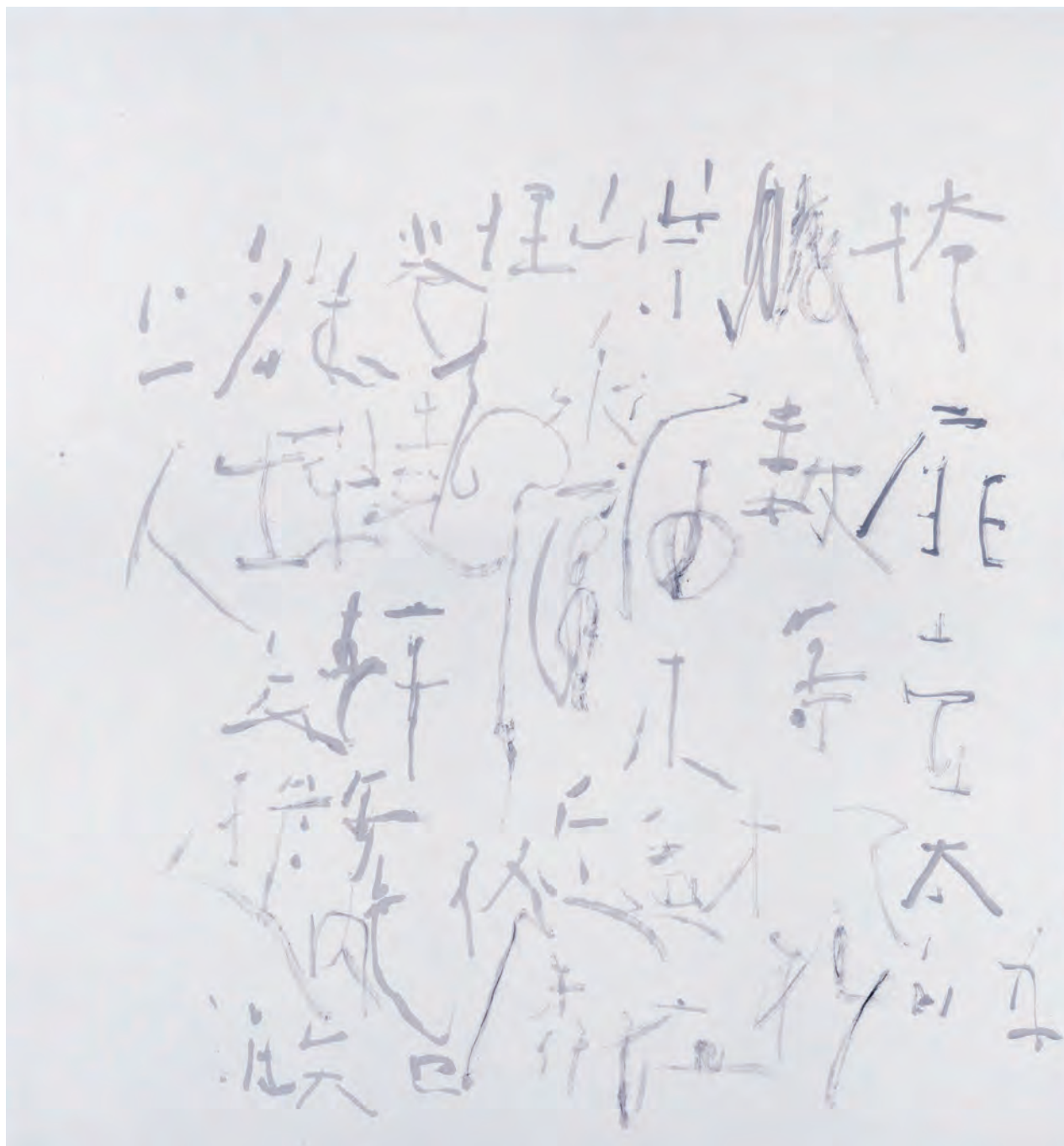
我總覺得，許炯身上承負了太多不該是自己的東西。他通曉命理，也因此他或許比你自已還要清透你的命。問題是，因為知道了；也就相對幫你擔負了一顆心。

一個人的心能有多大呢？承擔自己的都已經夠辛苦了，卻也還得去莫名去分擔了眾生。因此，這讓我感覺，許炯事實上並非在「寫」字。許炯在藝術的創作中，「寫」的應該是一個布局、一個懸念、一個非關風月、不干特定對象的生命布局。許炯在這當中，肆意揮灑卻也相對拘謹，內心是跟自己進行角力，不爭輸贏，爭的確是自己的一份落實；一份屬於自己、只供自己跌坐的那塊柔軟蒲團的踏實。

你很難用一個制約來談許炯，或看許炯。

因為，許炯自己有一套對待自己的方式；我指的不是寬容。

嚴格上來說，許炯自己很早就自構出自己一套三觀。所謂的三觀，在佛學上所說的是假觀、空觀、中觀。所謂空觀，指的是用般若智，先觀一切外境，皆是緣起於假象，當體即空，本非實法。所謂假觀，則是指用般若智，觀一切境，雖體達空義，而不廢緣起諸法，能夠應物隨緣，於一切境上不生執著。至於所謂中觀，說的是用般若智，觀一切法，皆是中道，徹證性相不二，色空不異之理，不取不廢，圓融無疑。



許炯 靈准上人院 紙本水墨 77x84cm 2016  
Xu Jiong Master Ling Zhun's courtyard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77x84cm 2016

許炯覺得自己是個沒有底線的人。

沒有底線，指的並非是一種毫無遮攔。

骨子裡的許炯，比誰都在乎自己的底線在那裡。

只是，許炯習慣不說、不再說，緣於自己渴望能夠打開內在那敞闊的境，因為，只有敞闊；才能容納。因為只有容納，才能知道所謂隨自己意或隨別人的意在哪裡。

許炯讓自己不停留在一個模式中，取的就是天秤平衡的兩端、要的就是內心那股踏實的自得與平緩。這樣的心念，在許炯的藝術當中，處處能見鑿痕。

許炯讓自己脫離了寫字的模本，但他卻也相對在精神的至上方面皈依了傳統書法的精義。只是，他並不以傳統書法為本，他是去釋放自己



許炯 落花上 心經 / 賈島 / 莫蘭迪 三屏 紙本水墨 121x145cmx3 2016  
 Xu Jiong Flower fallen on Prajnaparamita, Jia Dao and Giorgio Morandi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21x145cm x3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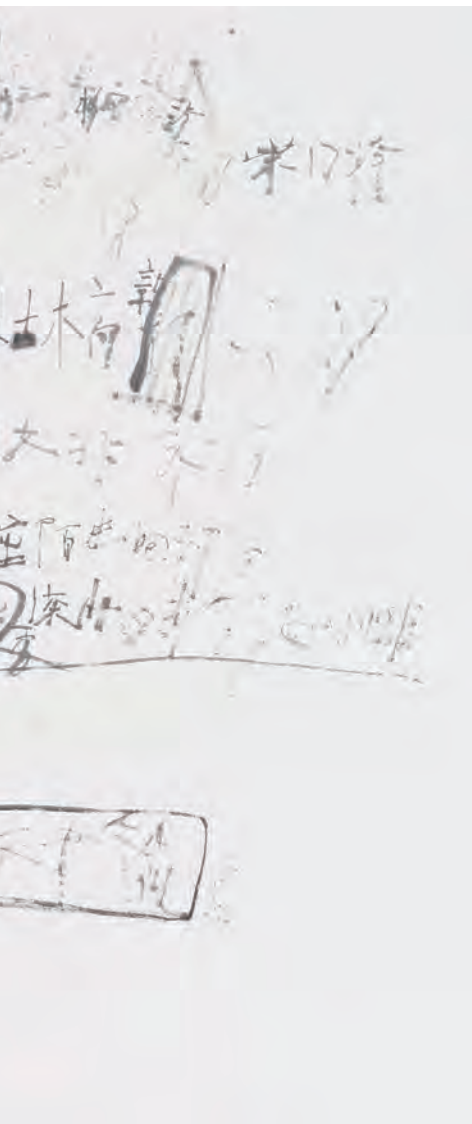
對書法藝術的三觀。許炯超越了傳統書法只是一種對字的佈達，更深透一點來講；許炯也不是淺薄地流留在對形的駕馭上。許炯讓自己能夠隨著文字本身的內底來行使一份自己的暢流感，但卻也在這樣通盤理解字義的背後，不讓那股所謂的暢流形之於膚淺、流於滑膩，許炯讓自己的書法不是一種被約定成俗的「結局」，而是讓自己的藝術成為一個能夠獨立自觀的文學、能夠成為一種閱讀者能夠後設的文學語體。閱讀者得以在他的書法藝術當中，發現桃花源、驚見自己撞壁；卻又能尋到幽徑緩步看見天光。

許炯在自己的書法藝術中，談很多是自己的對生命的發現，一種不需要太著意說得太清楚、太透徹、太直白；卻又讓人可望一步步探境的尋訪。這樣的曲折，與傳統書法的了然確實有著意境上極大不同。

如果說，傳統書法是建立在一種體會，那麼許炯的書法則是一種邀請。

他邀請閱讀者能夠進入他的作品裡面，透過自己的智慧與社會經驗來為自己解答出作品中潛藏的布局、意境與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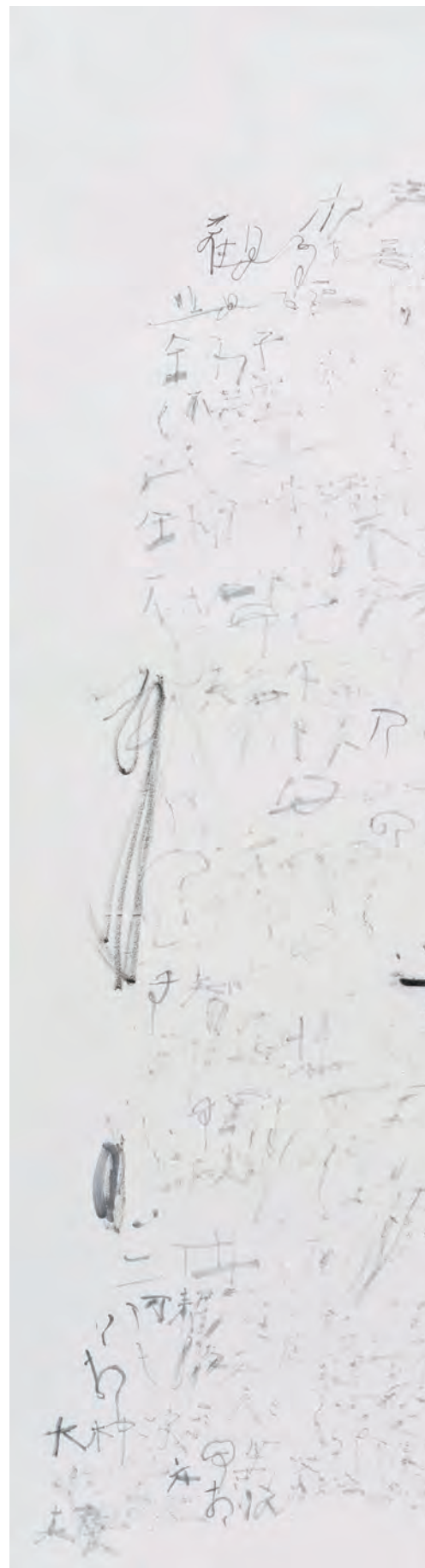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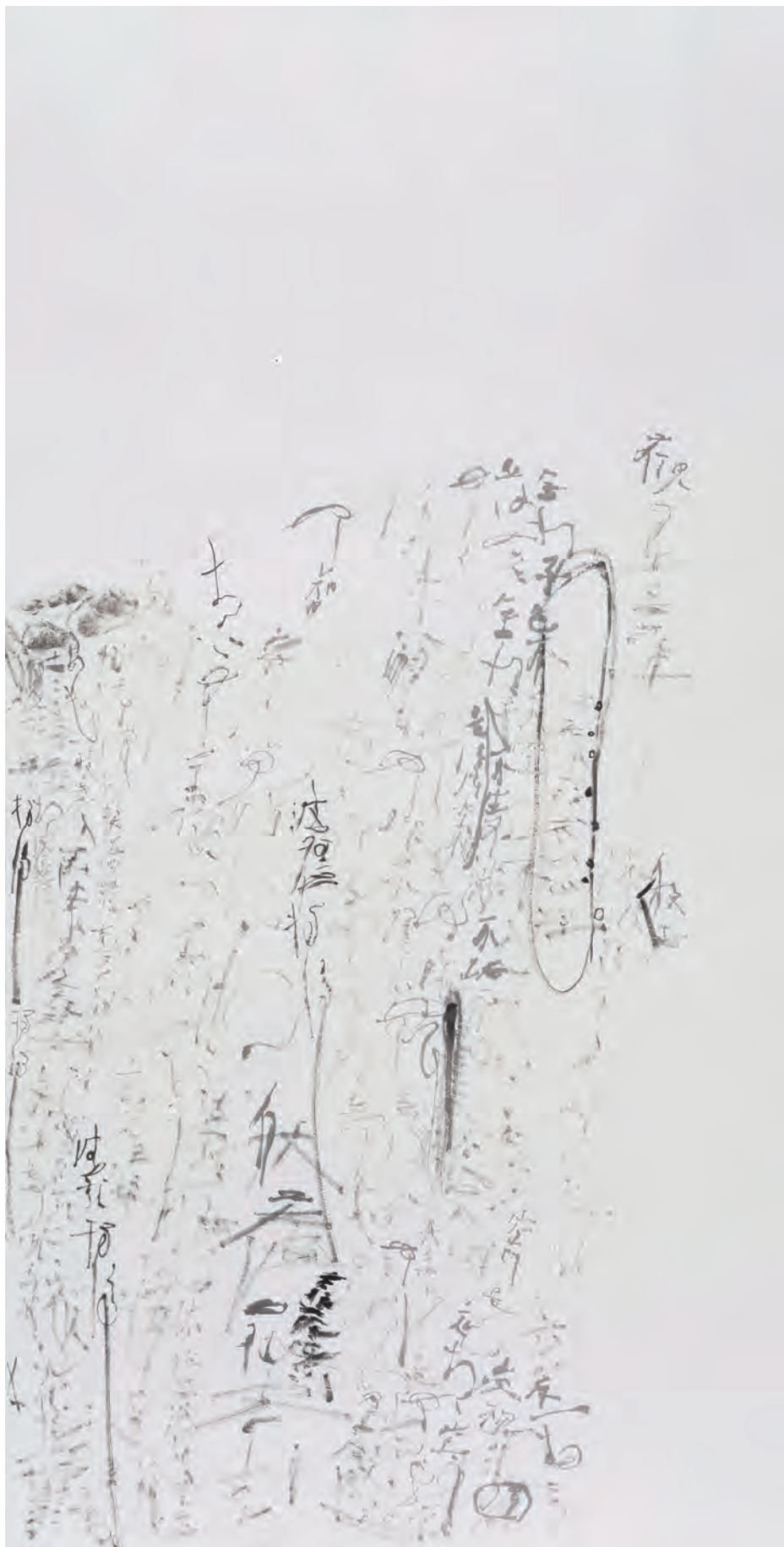
許炯這種姑且稱之為反制約的作為，事實上由來許久。



許炯從小就是外婆帶大的小孩。約莫八歲左右，他「猛然」發現家中大缸養的大眼金魚品種怎麼如此亂！也就是非單一品種。八歲的許炯認為，這實在一點都不好看。因此，在往後的十幾天當中，他每天就帶出幾條金魚；帶到市場去跟賣金魚的老闆換同一品種的金魚回來。結果，等到外公發現缸子中的金魚怎都變成單一品種時，已經是半個月之後的事了。八歲的許炯膽敢公開去和外公的威權挑戰，一開始外公的震驚、怒氣，到後來卻見一缸子的金魚相對在視覺上產生的極度和諧之後，竟然沒有對許炯發脾氣！許炯認為，自己一路長來，似乎就習慣去挑釁某種威權（父權），愈是被告誡牢不可破必須遵守的規矩，愈是會讓他的心理產生反抗、發生一種應該由自己來解釋的轉圜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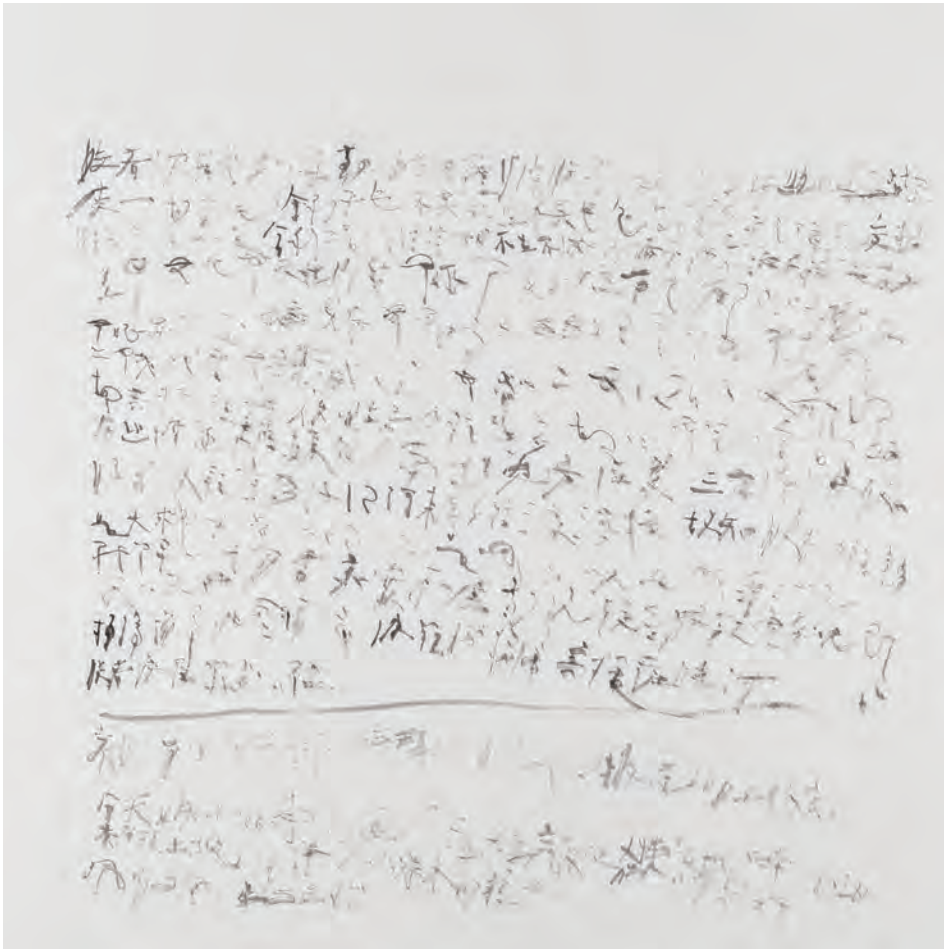
許炯在這般「放任」的自由氛圍底下長大，儘管不能說所向披靡、一路過關斬將的過來。問題是，卻也相對讓許炯勇於去嘗試一些設想，養成他看事情的方式不會局限於一隅；進而去尋求出正反兩面的結果。他於是把自己這樣的經驗化成對作品的「經營」，他不願受傳統經典的限制，就像二十三歲那年他赴五台山；他深知曲境優美卻不願意只循規矩一進進的入境。

他轉了路，去採擷及發現自己內心所要的曲境優美，回憶；依舊收獲滿盈。許炯讓自己的書法藝術，一如自己熱愛閱讀懸疑小說一般，他渴望在自己的藝術裡面，埋填下這樣的心理探訪與尋求自我解答的「懸疑性」，這使得他的作品跳脫了制化；進而自構出坦率卻充滿著能夠尋奇、探求、解答的心理後設性，在滿眼的豐美背後，許炯展現給了閱讀者一個屬於他自己這個時代、自己的語境的「文學視覺」的新書寫。



許炯 心經 菲力浦·古斯頓 / 塞·托姆佈雷 / 許炯 三屏 紙本水墨 125x250cm x3 2016  
 Xu Jiong Philip Guston, Cy Twombly and Jay Xu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25x250cm x3 2016





許炯 心經 風 / 星 三屏 紙本水墨 145x145cm x3 2016  
Xu Jiong Wind and Star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45x145cm x3 2016

## 論 考

文 / 黃亞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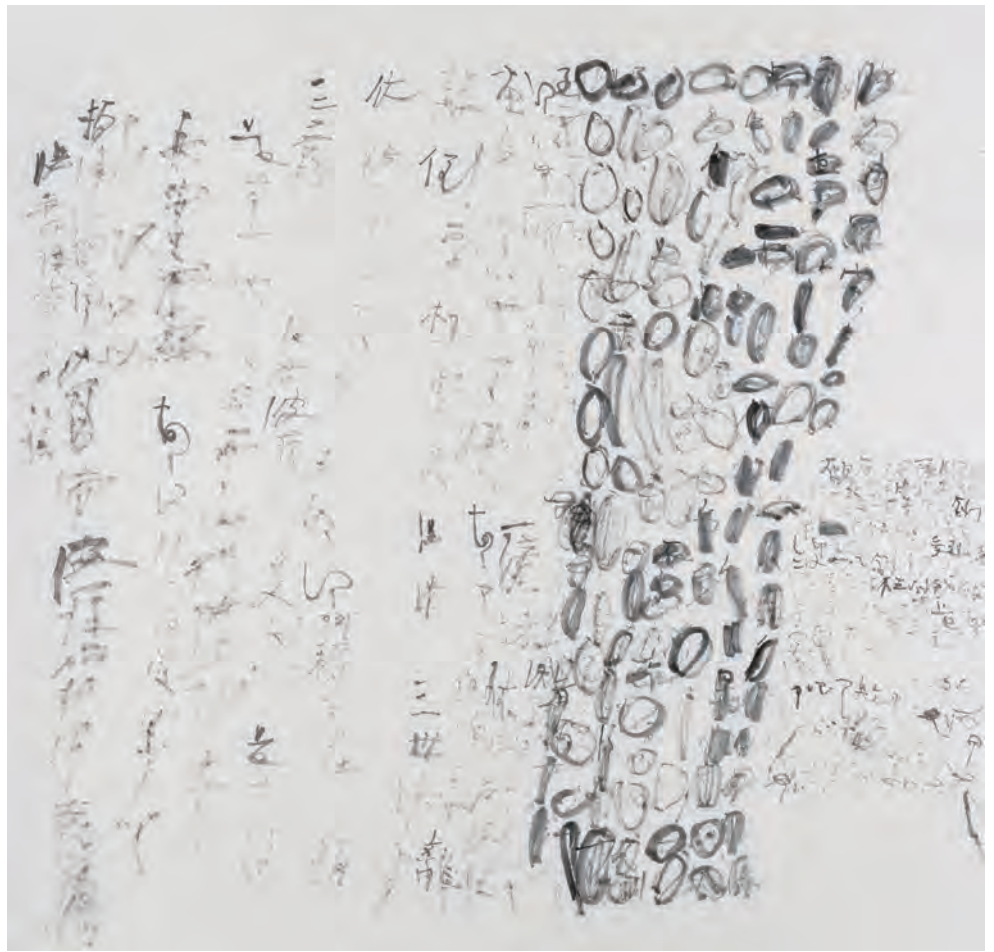
### 當代藝術的系譜

除預言者外，形容即將發生的事情通常不容易，更何況解釋它。藝術亦同。

或許我們換個方式，回顧歷史證明什麼藝術是雋永且重要的。一是並非創造符號，卻具備一種一見便明瞭的個人特質。一是使用最簡單的視覺和語言表達新的精神層次。這樣的藝術家從羅斯科，到許炯多次提到的托姆布雷（Cy Twombly），若談及文字運用，則有拉斯查（Ed Ruscha）、河源溫（On Kawara）、沃爾（Christopher Wool）等。

即使後者形式氣質與許炯作品的比對有些牽強，畢竟在西方，圖像與文字通常分為兩部份談論，尤其當與1960和1970年代觀念藝術的傳統聯繫在一起，使用文字的作品涉及作為書面文字的文本，以及文本圖片和作為圖片的文本之間的交換 – 但最後都不僅導致對各種解釋、文字、句子的模糊性理解，也導致純粹的視覺質量與語言、閱讀的新發現：書寫和整頁文本可以顯示為圖形與線條，將它們與文本的語義內容分開，並創建新的含義。

以此論點切入，中文書法為核心的許炯作品能在同一脈絡上，他以中文形體上無可取代的美感，達到在西方此類藝術中文字的存在



性－每個對象都是強調虛構與具體之間、文字句法結構與其構成圖形的物理和非物質外觀之間的關係經驗－許炯且不落入符號化的窠臼，將這層關係經驗推至更高的語境，關乎文字創建出的文本與人、物之間的關係。許炯自己曾談到：「單純的刻畫物與人，或者單純地運用書法文字，都不是我想做的。希望以書法這個載體並且發揚書法的特性來表現人、物、事的狀態和關係，才是我想做的。」

這層關係除了源自美感所帶來的各種喻意與聯想外，作品中各面貌的灰，也起了很大作用。我想起一個日本書家談墨，說墨色不應將心放入，隨意的灰墨最難。灰色不是黑色或白色，而是作為一個新的感情不確定區域存在。灰色線條反而在沈澱或被沈澱間無法一眼看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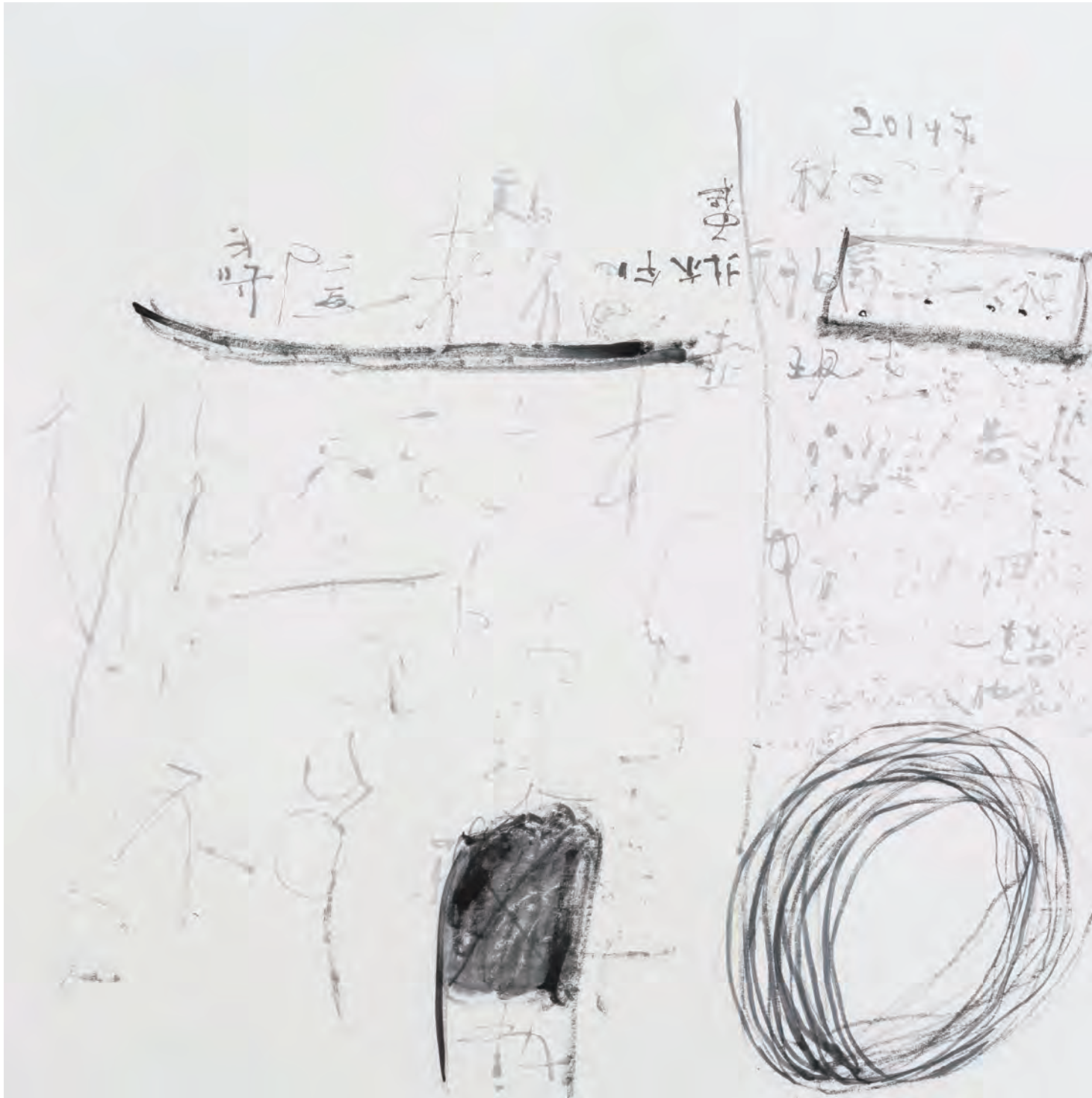
### 由線條到景色

這些層疊起伏的灰色書法－尤其許炯最新的這批作品，我感覺藝術家將自身的存在更加拉遠處理。距離並非冷漠，是如同電影拉遠的場景，一整面可以讓人面對與思索的風景。即使畫面尺幅的有限，即使如物體輪廓線般的字之「有形」依然存在，許炯卻不從中拉出一條閉鎖的境界線。不閉鎖，意味著不完結－這與多數當代藝術實踐的中心思想是相逆的－所構出的景色就沒有必要有中心、有邊緣，藝術才能不以自我為中心思考，才能自在與人、與物、與外發生關係。

永遠只觀照自己的藝術是有限的，尤其只憑藉記憶與印象的內部是極度偏促的。外部才是無限的場，從而產生「現在開始的意識」，也是一種非具體性、抽象的思維意識，從此才能開放自己用全感理解世界。這番過程，最後只為了完成最簡單的書法線條、構成，卻加總了學識、性格、概念、視覺體驗、人性。

這類純粹美學的藝術不易被理解，如同幽靜的庭。又如庭是人類為思想創造出的自然。最好的庭必須不做作同自然般平淡存在，包容所有現象，卻一見如同靜止。這即是我對許炯作品的感受。且在每個字的生命力中，朦朧看到萬物的發端，也是藝術家意識與情感的移動。





許炯 雙松平原 雙屏 紙本水墨 125x125cm x2 2016  
Xu Jiong Double pine plain ink-mixture in Chinese art paper 125x125cm x2 2016

北京和九區 五區+10  
村天 山 寺 戶 三 弄



2014年我寫了一件天9/10  
這是一件



件作... 我... 一個

